



一桶清水

●申平

楼下住着洪老和他的家人。称人为“老”，除年龄因素外，最主要的是这人肯定在某方面有专长，受人敬重。洪老让人敬佩的地方就是写字。

洪老练书法，不是在纸上练，而是提一只水桶，拿一支自制大毛笔，蘸着清水，在楼前的水泥地上练。他每天必须写完一桶水才肯收工，每天如此。洪老这么一写就是几十年。

有道是字无百日功，功到自然成。日子一久，洪老在水泥地上练成了一种独特的字体：雄浑大气，笔锋刚劲，自成一格。

慢慢的，来看洪老写字的人越来越多，特别是一些书法爱好者，看了洪老的字一边啧啧称赞，一边备下水桶毛笔，每天早上出来和洪老一块写字。一时间，楼下出现了一个练字方阵，人称“水泥地书法家”。

但是，很少有人能坚持到底的，练来练去，最后只剩下洪老一人一桶一笔。

洪老几十年“笔耕不辍”，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，他们请他谈一谈体会。

洪老一边手不停笔地写字，一边说：“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其实我练字，就是为了健身，心随笔走，气沉丹田，超然物外，平日我心情无论有多不好，只要一写字，一运气，什么烦恼都忘了，只剩下愉快了。”

人们这时才注意到，洪老虽两鬓斑白，但面色

红润，精神矍铄，不由一起点头。

洪老名气大振，许多人慕名而来，要求拜师学艺。邻居有好事者便撺掇洪老说：“你何不就办个气功书法学习班呢，不用收太多学费，也包你发财。”

洪老摇摇头说：“我说了我练字就为健身，为赚钱我就不练了。他对那些求教者一律回道：这个不需拜什么师，回家弄个桶弄支笔，选准一种字体，每天坚持练就是，没什么诀窍。”

忽然有那么几天，洪老破天荒没有出来练字，小区的人一时都觉得缺了什么。一打听，才知道洪老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出了车祸，命虽保住，但需要一大笔医疗费，洪老正在到处借钱呢。

也正当这时，市里在搞一次艺术作品拍卖会，又有人给洪老送来通知，说如果他作品送来，说不定会卖个好价钱。

有人看见洪老确实上街买了宣纸和笔，可是他对那白生生的纸，手中的笔却怎么也落不下去，他在自己的屋里整整转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洪老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，那就是卖掉自家楼房，搬回农村祖屋居住。

从此，小区的一道风景线便消失了。

但这道风景线很快出现在一个乡村的街道上，洪老仍是一桶一笔，在一片不太光滑的水泥地上笔走龙蛇。他还是那个老规矩，每天坚持写完一桶清水。

夏诗二首

●姚寒俊

衩头凤 端午龙舟即景

红榴露，青梅雨。
画眉声里相思语。
云山缥，清江缈。
水中人唱，岸边人笑。
妙，妙，妙！

衣争怒，舟争渡。
浆飞人吼齐行去。
姑娘窈，艄公俏。
对了青眼，忘了船号。
恼，恼，恼！

临江仙 闻东楚君过江西

千里秋光道不尽，长车一啸江西。
重峦叠嶂影参差，
黎明天尽处，霞照已熹微。

闻道黄州寒雨起，围炉煮酒当时。
千杯巨饮话男儿，
禹王城上赋，赤壁浪边诗！

他乡的水也能把眼睛打湿

●何海生

在他乡
我遇到一些江河
它们有着故乡的模样
带我回到长江和嘉陵江边的童年
山城的烟火人家
田野翠绿，父母在稻田劳作的姿势
让我归心似箭
却一次次按下内心的冲动

千里之外，我掬一捧思念
发现，他乡的水
也能把眼睛打湿

想把书城搬回家的男孩

●洪猛

阳光透过窗棂，投向
书城的一角
你双手捧书
席地而坐
乌黑的眼睛澄澈明亮
红苹果露出迷人的小酒窝

日光灯泻下清辉，映照
林立的书架
你踮起脚尖
轻盈流连
拉长的身影骑着一匹饿狼
在安徒生格林叶圣陶身上贪婪地搜寻

夜幕缓缓降临，漫向
忙碌的收银台
你推着满车的好心情
款款前行
嘴角扬起一阵清脆
妈妈，我真想把书城搬回家

岁月里的锅巴汤

●阿洋

锅巴汤的味道，是我思家、念家、想家的味道。只要它的味道在心头袅袅升起，一种烟火浓郁、朴实而又温暖的幸福感，就会在我的血液中快乐地游走。

时光回溯到童年。爸妈用小火慢慢地把米煮开煮软后，再把多余的米汤舀起备用。等到饭熟后，盛到一个大盆中，留下锅底上的锅巴，倒上之前舀起的米汤，然后点燃一把干稻草，烧尽后，一道美味地道、喷香软糯的锅巴汤就这样做好了。

那一刻，我们的世界被一股焦香味填满。那是属于我们童年一种特有的味道，一种幸福的味道。

每次从异乡回家看望爸妈时，心里海翻浪的念头就是——又可以吃到又香又浓的美味锅巴汤了。心随情动，不知不觉间，我灵魂的强悍和柔软，都在爸妈烧煮的锅巴汤飘出来的香气里，变得“九曲十八弯”了。

不动声色的善意

●包国军

餐馆老板网购了一批新餐椅，他忙活了半天，把餐椅安装好，露出满意的微笑。

那些包装纸箱被他整齐地码在店门口。

一位路人过来问：“老板，这些纸箱您还要吗？”

“要的。”老板回答道。然后吩咐伙计：“去叫阿姨过来。”

过了好一会儿，阿姨没有来。

一位满头白发的保洁员推着清洁车，慢慢地走来。他步履很慢，可能因为太老了。

“喂！老人家，这些纸箱你拿走！”老板朝老年保洁员喊道。

老保洁员迟疑地停下脚步，似乎担心自己听错了。“是叫我吗？”

“是叫你。”老板又重复了一次，“这些纸箱你拿走吧。”

“好的好的！”老保洁员这次听清楚了，他立即像换了一个人，原本迟缓的腿脚马上利索起来。他几步走到纸箱旁，双手麻利地整理起来。我无法描述他的心情，兴奋，激动，喜悦，可能都有。

老保洁员把几捆纸箱拖向清洁车，吃力地放到

姐妹们相继成家后，各奔东西，离锅巴汤的味道就远了。爸妈知道我们对锅巴汤情有独钟，现在他们基本不用电饭锅煮饭，还是用铁锅添柴的传统方式做饭。为了我们，爸妈通常不吃锅巴汤，而是饭后总是把锅底上大碗口那么大的锅巴，用火燎一下，等晾凉后，用袋子装起来。日积月累，在我们逢年过节回家时，让我们带回去。而我总是像个孩子似的，欢天喜地隔袋闻着锅巴的香。我贪恋这沁入心脾的香，这里有着爸妈深深的爱，有他们对过往日子的怀思，也有对现今幸福日子的表达吧。

如今，我喜欢温柔地在煤气灶上烧开一小锅水，把爸妈给的干锅巴一块一块缓缓地放入开水中，再用小火慢煮十分钟左右。这时，那无孔不入、无处不在的香气，仿佛把我带到了爸妈的身边，一碗喷香的、散发着爸妈深切之爱的锅巴汤，瞬间治愈了我想家的隐疾。

车上。因为力气不足，他动作慢吞吞的。

这时，一辆满载煤气罐的摩托车驶了过来，老保洁员的清洁车很显然挡了路。但是，摩托仔好像并不急着赶路，他安静地停在那里，既不鸣笛，也不催促。若是换了别的摩托仔，可能早就不耐烦地鸣笛或大声喝斥了。但是这位摩托仔却异常平静。

老保洁员似乎并没有留意摩托仔的存在，也许他太专注眼前的收获了。终于按着自己的节奏忙活完了，这才慢慢地推着清洁车离开。这时，摩托车才重新启动，向远处驶去。

我想，老板为什么忽然改变了主意，把那些纸箱送给了老保洁员呢？而送煤气罐的摩托仔，为什么表现得如此优雅呢？也许，一个人无论什么身份，富有也好，平凡也好，心底的善念，在某一时刻一定会迸发出来，是那么自然，那么平静。

